



## 古人避暑 那些事儿

刘小兵

三伏时节,酷暑难当。在没电、没空调的古代,人们是如何避暑的呢?

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,古人发现,屋檐的角度,可以影响室内的温度。依据太阳高度角设计屋檐的角度,就能够在炎炎夏日使屋檐遮阳,避免出现“西晒”等情况。因此,明代以后,就出现了“檐步五举,飞椽三五举;柱高一丈,平出檐三尺,再加拽架”这样常见的建筑规制。

除了修建合适的屋檐角度以避暑外,古人还会在屋檐前面悬挂帘子。帘子有等级之分,上到斑竹,下到苇箔,均可制帘。皇宫或大户人家会更是不惜财力,通常会在酷暑季节为房屋搭个顶盖来遮蔽阳光。圆木作为支架,搭好后上边铺上苇席,并用绳子捆扎好。这种凉棚可卷可展,烈日当头的时候展开遮挡阳光,早晚时再收起来通风。

除了建筑,古人还懂得“物理降温”。在“三九”隆冬时节,取河里自然冻成的冰块,掘成一定比例的大小,然后堆放在地下深1.5米的冰窖里,酷热时取出即可用于室内降温。或用木作内胎,外用铅或锡皮包箍,做成斗状容器,内放冰,盖上厚木板,就做成了“木冰箱”。“木冰箱”既可用于冰镇和保鲜食物,又能降低室内的温度。当然,这两种物理降温的方法,因造价不菲,普通人难以承受,大多是王公贵族的“专利”。

普通老百姓的避暑方式也不单一,除了手摇蒲扇,他们通常会选择登山避暑。山中气温相对较低,在树荫下、洞穴里,都是天然的纳凉之地。当然,对于一些“闲不住”的好动之人,还会到江湖里游泳和登舟泛湖,旅游避暑可谓一举两得。

此外,古人还善于从饮食调理上积极应对防暑降温。除了吃些时令的消暑水果西瓜、葡萄、鸭梨,他们还会用甜瓜果藕、杏仁豆腐、桂圆洋粉、葡萄干、鲜胡桃、怀山药、枣泥糕等料制成冰镇果脯和饮料,味道十分清爽怡人。

对于中暑之人,智慧的古人也会采集自然植物,制成香薷汤、暑汤等汤剂,或做成消暑解热的食材药材,为自己保一份清凉和健康。

## 陈毅思想理论的三次飞跃

东黎

陈毅,1901年出生于四川乐至县(今属资阳市)复兴场张安井村。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(现成都工业学院)。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,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,被武装押送回国。1922年,通过我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的举荐,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次年,经颜昌颐、肖振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,陈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。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,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,率部参加湘南起义。

一、与毛主席第一次深刻谈话,陈毅对党的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1928年5月4日,朱毛红军在江西井冈山胜利会师,红军第四军随即成立,朱德任第四军军长,毛泽东任党代表。改编后的红军在朱德和陈毅的率领下,于黄坳一带完败了国民党军的两个营。毛泽东得知后大喜过望,立即给陈毅写了一封信,信中恳切地说:“相见恨晚,相慰平生,希遇事相商。”

次日,毛泽东和陈毅在水新会面,陈毅将红军二十八团在黄坳作战的经过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,于是两人滔滔不绝地聊了一整天。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谈到如何成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;从陈独秀、李大钊对革命的积极作用谈到陈独秀的局限性;从群众运动谈到革命军

曾在湘南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。长期在基层从事工作的陈毅,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如此全面而有见地的言论,顿时感觉既新奇,并由衷地钦佩,这一次交谈成为陈毅思想飞跃的起点。

二、从“七大”风波,到古田会议,陈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。

1928年9月,以彭德怀、滕代远为首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,进一步壮大了我党的革命力量。与此同时,以毛泽东、朱德为首的红四军致力于外线作战,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阻力,当时军中弥漫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。

1929年6月,红四军召开七大会议,陈毅担任代理前委书记,在大会作报告时,他大肆批评毛泽东的大家族制领导方式以及个人英雄主义,引起了会场的共鸣。这一发言最后竟导致毛泽东在此次前委书记职位中落选,大感失望的毛泽东随即称病离开红四军。

不久,陈毅在去上海中共中央的途中,深刻了解到红四军的政治影响,明白了毛泽东的理论实践水平远比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要高,也认识到自己在七大会议上的错误发言,便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,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重要路线,并成功组织古田会议,拨乱反正了七大的错误言论,毛泽东这才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。

三、1931年,陈毅卷入党内路线斗争的漩

涡,坚定认可苏区革命发展之路。

1930年,陈毅被任命为红二十二军的军长,不再担任苏区核心领导职位。尽管如此,陈毅仍然极力推崇毛泽东。

1932年,博古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,毛泽东的领导权被剥夺,成为被打击的对象。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上,博古等人坚决要打出去,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。毛泽东认为还是应该和前三次反围剿一样,先把敌人吸引进来再痛打。陈毅深刻了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,坚决站出来支持毛泽东,并说:“现在红军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出去,必须等到红军足够强大,根据地连成一片才能实现。自南昌起义以后,同志们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一个局面。”只不过此时的博古和项英等人,已然完全听不进毛泽东和陈毅的话。

长征开始后,项英等共产党领导人执意坚持正规化作战,丧失了最有利的撤退时间。随后,他委派陈毅和毛泽覃留在苏区打游击。一次,毛泽覃在和陈毅的交谈中询问他该怎么打好游击战,陈毅回道:“就是把中央那一套全部丢掉,换上毛泽东的那一套就对了。”

陈毅思想理论的三次飞跃,无疑与毛泽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虽然期间陈毅的思想有过起伏波折,但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,他从革命斗争实践出发,深受毛泽东伟大战略思想的影响,最终实现了思想理论的三次大的飞跃。

## 大家风采

### 他对故乡的柔情

——把岁月写进书里

牛旭斌

那片土地上出生、长大,打小看到父亲的艰辛,却没有闲暇,在有能力的时候陪伴父亲,子欲养而亲不待呀!挖着他的心。

几年后,千里外,他成了个从谷歌地图上,反复搜寻和追祭安埋父亲那片坟地的儿子。

苏童说“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的居住地,他便会在一草一木之间看见自己的幸福。多少人现在生活在别处,在一个远离他生命起源的地方生活着。”军平的父亲一辈子属于村庄。他的经历正是如此,而才有了带着痛苦与磨难的文字,尽管克制,却另有深义。

文字是戳心的,回答了我们人生的许多面对,也源于他非虚构的自我解剖。流浪远方的人,常常辜负故乡,又错过他乡。甚至不想承认,我们终要与故乡与山河与亲人和故人最终作别。童年,只是刻在一个人命里的一截时光,他多次写到母亲、家人和族亲,写到乡俗、规程和忌讳,写到黑暗中天边的光亮,渗透着浓郁的烟火气、沧桑的岁月感。

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出走者,但他不是背叛者,而必然是一个回归者。在故乡人事的生老病死与万物的陈旧布新里,他有他对酸刺湾,毫无功利之心的无上敬重。他像小时候被弹到找不到影的弹珠,又像被一条皮鞭抽打飞旋而起的陀螺,时时回望起步的地方,对着母亲的怀抱倾诉,对着大山大坡倾诉,一个永世长不大孩子的忧伤。

还会哭泣,还会缄言。这种本能让他抛开私心杂念,把美好写进书里,让生活的涓滴干净如水,让现实的块垒舒舒如云。曲曲折折的命运,是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,让他行于其上,并不一定撑起,横跨久违时空的船。

周国平说:“人生在世,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,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。世态炎凉,好运不过尔尔”。对于酸刺湾的父亲,他是好运的,对于上海的异乡人,他又是孤苦的。每每读完他的一段追忆,都会有一种锥子在刺的痛彻心肺,还会有令人难忘的时光欢快,主要是那种镌刻在童年,抹不去又洗不掉,而镶嵌在心田的日常美好与清贫寡淡,会令人沉默许久、沉思良久。令人再次想起崔京浩演唱的歌曲《父亲》,这首老歌,是电视剧《咱爸咱妈》的主题曲,它让我一听到“那是我小时候,常坐在父亲肩头”的旋律,就忍不住泪眼朦胧,往事依依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好父亲,但当我们翅膀硬朗、远走高飞后,我们深陷入自以为繁忙又不可摆脱的新世界,遗忘了父亲很远,忽略了父亲很久。与父亲的时光,似乎从学步,一下子走到了送别。

当下,迅疾里要顾全生活的价值,只有在取舍中,

变得无情而冷漠。人不是想不怎么样,就会不怎么样。我们能够掌握的毕竟有限,能够顾及的,会越来越

少。没有挽留住的,是曾经用生命护佑我们的亲人。他与中国的所有父亲一样,为了儿女和儿女的幸福,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舍不得吃穿,舍不得盖房子,舍不得治病,但他却舍不得汗水,舍不得尊严,舍不得体力,即使在他步入晚年之后,他依然以一个农民,在世间不停的扰攘,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亩湾地里,与风雨为伍,在劳动中缓缓躬腰、慢慢消瘦、渐渐骨瘦,甚至从不对儿女说一句艰难,常年还在外风餐露宿,打工挣钱。同样,也是拼死拼活与早渴的对抗,让他成为村庄里,改写家史最有尊严的人。

有尊严的人,相反会活得卑微。这也是他的处世,是他作品的基调 and 反复出现的词语。

他在后记里这样写到:“先父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那是一个资源匮乏的饥谨年代,和大多数在这个千山枯岭上务农的同辈人一样,历尽艰辛世事,常年劳作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,以维持薄弱的家庭,供养子女,日复一日,如一粒尘埃,用谦卑和敬畏奔波在岁月的时空里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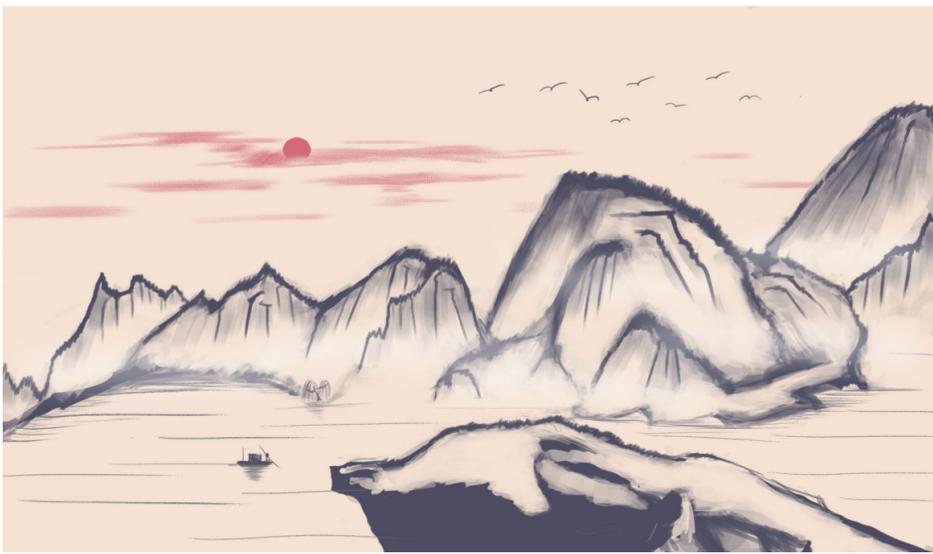
读到此处,我不禁心里一疼。他所叙述的生活,其实是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众生之路,他所追念的酸刺湾,其实是每一个离乡人的故乡,他所亏欠并将终生为此负罪的父亲,是多少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间蹉跎!

我们忘记父亲的,岁月不会原谅。故乡容不下父亲的,时间一天一天会树起丰碑。

渭河北岸,水逝云待。酸刺湾,是走出黄土地的人儿,交上心头的万念情深,是世间路道的坎坷与深谷。她不论有多小,军平一辈子都无法走出。哪怕他在都市上海,能够慰藉他的,是这小小的村寨。

天生所给他,赐予他与生俱来的本真,如他父亲,从不苛求于世的本本分分。

那地方草长得茂盛,房子很旧,那时候黄土满山,时光很慢,父亲肩上坐着儿子,儿子跟随父亲身后,每一寸土地和光阴,都那么温暖迷人。



疫情胶着的紧张时期,收到了军平先生从上海寄来的新书。他抱歉说由于物流防疫管控,书没有签名。

似乎注定要留下遗憾。就像他极力书写的,绝不止乡愁。

大千世界,皆在网上。他是我在网上认识的,追故乡的朋友之一。同样,这本书也写给他的故乡甘谷和他的父亲,写他父亲的村庄。

让人难过的是,他的慈父已经不幸去世,文中更多的,是他无法弥补的抱憾,而带来积缠着他的愧疚。

西北的角落,绵延的黄土地,还带着苍黄的本色。种庄稼的人,都还弓弯着压驮的腰。这也只是岁月的平常。读他的书,便走进他的童年,而给我生命的感同身受:人的苦,只有经历过苦的人,才知道,才配理解。

书中满纸都是的怀旧,证明他还单纯如往。白配灰的远山眺望,是他新书《父亲的酸刺湾》的封面。清风扑面的质朴之气,让我喜悦于走向世界的人,没有被花花世界污染。

这些年,他还试图以文字怀念,在上海,而重返过去,或者找回所有的流逝。恰如我,没心没肺没出息地追故乡。

同命相怜里,我从接先人、祭山这些乡村独有的古老民俗里,体察世事人心的尺度与规程,看到他散文的亮点。又从夏收、秋种这些寻常的农事里,感恩农业的哺育与滋养,这是他作别故乡的反刍。他一直在追寻……

但能找回来的,只剩记忆。如同春节团圆回到乡村里,在那短短数天,游子会听到吹过一世的风声,也会在年关和清明这样的时节,抑制不住地想念亲人,追忆父亲,以及生活的悲欢离合,岁月的五味杂陈,劈头盖脸的白雨,忽闻下彻

